



# 南印度最上乘佛法存在的證實

423

易 瑛

世傳釋尊涅槃千年之後，婆羅門教復興，大乘佛教流入震旦，今之所謂印度教，即婆羅門教，徒侶佔全印人口百分之七十，回教佔百分之二十強，佛教徒只南印錫蘭，傳習小乘一切有部佛法云云。但筆者頃讀男青譯英國佛教雜誌，所載般若難陀著『幾位印度當代聖者的訪問』一文，其中謁見奧羅維平篤古司大師等，除受他禮拜接足之外，未有甚麼言說，大乘小乘，無從斷斷。惟據述他親近住在希凡山上的南印度聖者司黎大師，味其言論，見地，行持，皆與東土所傳大乘最上乘法無異。

原譯云：『住在希凡山上的南印度大聖者司黎大師，我在他的道院內住了兩個月，朝夕親近，得着他不少的開導。他是一個已經達到親證澈悟之人，他能够依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進入三摩地，他有特異的歷史，他在兒童時代，忽然一天感覺到一種現相，有人教他去希凡山上，他就到那山上石洞內住了十年，保持着嚴格的靜默，一句話不說，最後證知時間，空間，和一切的因果關係，皆沒有他的本體的真實存在，不過是人們心力所構成的幻相罷了，所以說『一切唯心造』，我與這位聖者，有過很多回的談話，他對學人最良的助力，却在靜默，而不在言說，因為他能够從他的精神上，放出很強的像磁氣化的吸引力，使學人在他身邊，做思維工夫，容易得多，任何人坐在他身旁，都感到一種刺激，引起自己內心的活動，而發生向上的愉快的感覺。

有一天我在他的坐位旁邊看書，他說：『看書沒有多大的益處的！一個人看了許許多多技術的書，還是成不了一個木匠，你須得實地參究，這問題就是我的身體，我的感覺，我的意識，如果都不是我，究竟我是甚麼？這個問題是一切宗教一切哲學的基本，甚麼論據、研究、信條、儀式、都不能於你有多大助力！你若依着上面的問題參究開悟了，才是真實有得，那時你能够自己證知這個世界，乃是一個幻境，正和你在做夢一樣，總言之，我生世界亦生，我滅世界亦滅，要證到一切不生，才是天下太平，才是歸家穩坐處咧』。

我覺大師這樣的開示，極所寶貴，我現住在希凡山上的一個美麗地方，和許多『異人』同在一處，這些『異人』確是奇怪的集合，內中有許多是在修學『鍊氣瑜珈』，使他們的肉體受到控制；有的注目視太陽，經過幾個鐘頭；有的將兩腿纏到頸後，這樣經過一天；有的將頭擦在地上倒立着，除了這一類之外，還有較高的一級是修學『王瑜珈』的，他們大都住在小山洞裏，守着禁語的戒條，專做『定』的工夫，以求明心見性，這一派人中有一部分是司黎的徒弟，受過高深教育，他們是在專心追求真理

，認為比世間虛幻的知識價值超勝多多。

又一天，忽然有一個像仙童模樣的人，向我走來，他長身玉立，穿長縞衣，罩着一方亮藍披肩，他邀我到他的洞中，告訴我他的歷史，他是從墨西哥的隣近一個地方來到這裏的，他奉他的上師命令，雲遊世界，我他作了一個月的伴侶，證明他具有異常的精神，有些和『電視』相似：有一天我在樹林中散步，他說有一封從英國寄來的信到了，後來我回到道院，果然見到那信是上午才到的。還有一回他在半夜裏喚醒我，告訴我住在山腳下一位修學『王瑜珈』的大德，快要入滅了！我跑去一看，一切都符合，他又能够解答任何疑問，我常常提出問題問他，總說『少停答你』他即閉着眼睛靜坐數秒鐘，就有一個答語來解決我的疑問，他對我說，他自己也不知怎樣得到答語的，不過心一靜定，答語就來了。

他的食物，只是冷水和羊角蕉，常常三四天不食，夜間露宿地上，沒有一些遮蓋，他從不和錢銀接觸（佛教有戒觸金銀之條）他說他是積極的斷定有超人的存在，因為他曾目見過，並且和他講話過，他說『一個大危機是快到世界上了，人類的，宗教的，和社會的制度，將有許多變動』我和他住在一處，何等欣幸！終於我們的分別時間到了，我們作最後的擁抱，當火車開出月臺的時候，我不覺喊道：『再會！再會！青年的佛陀！』

上述男青的譯文，可惜他未有巡禮聖者的年月紀載，但是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的刊物，大約是近二十年內的事實，則所謂幾位聖者，當尙健在的。那麼，讓印度沒有大乘佛法，只銀爾傳習一切有部的小乘，這話就不對了。他修道時，一句話不說，與禪門止巖用功相合，古德嘗說『在叢林十年廿年不說話，無人作你是啞的』趙州說『三五年不說話，當有個入處』司黎證知時間、空間、因果，皆沒有他的本體的真實存在，這與禪宗六祖說『本來無一物』和『自性無一法可得』，『相冥符，禪門古德不主張學人看經，說三藏十二部是拭瘡膿紙，討疏尋經名『運糞入』名『運糞入』司黎亦說：『看書無多大利益，看木匠技術的書還成不了木匠』禪門參話頭，如參『本來面目』？和『念佛是誰』？司黎亦要學人參『我究竟是什麼』？禪德說：『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，會得無生法忍，才是大休大歇』。司黎亦說『我生世界亦生，我滅世界亦滅，證到一切不生，才是天下太平！』照這樣看來，他的見地，與此土教外別傳的心地法門，簡直是同一鼻孔出氣，固不說它是小乘，並且連一向說禪宗是支那特產的話，也要推翻了！為的是吾人無法否認司黎不是一個禪師！

至所記山上鍊氣瑜珈的異人，或許是修密宗的氣功，然密之與禪，到極歸處亦非有異，密部大手印的縱念法，與六祖『對境心數起』一偈意無殊，故藏密稱禪為『大密宗』東密稱禪為『無上瑜珈』兩者皆是大乘門頭，

# 嘉 章 觀 我 的 議 會 徒 教 佛 界 世



「王瑜伽」以一明心見性」自期，當然不同厭離生死而修滅盡定的聲聞小果了，至從墨西哥附近來的一位仙童，他的定功能起「預知通」得天眼初步，向後加功，到四威儀心水澄湛，成那伽大定，那就不須靜坐少時，亦能解答問題，如惠明問六祖「今後向甚處去」？祖即答「逢袁則止，遇蒙則居」祖示寂時，衆問「後有難否」？祖曰「頭上養親，口裏須餐，滿滿之日，楊柳爲官」後皆靈驗，祖答皆直用直行，不經意識，毋須靜坐少時，因爲到這田地，已動靜一如了，仙童年倫青，前程正未可限！至他說：「一個大危機快到了！人類上，宗教上，社會制度，將有許多變動」他這番話明明說中了目前現象，但它在印度地方發言，那麼印度恐亦不能避免「許多變動」了！衆生業力所感，如之何？如之何？

復次，所紀司黎大師，還有一筆值得注意，他說：「這位聖者，對學人最良的助力在靜默，不在言說，他從精神上放出很強的磁力，在他身邊

在日本世界佛教徒會議時與廣德法師結緣相識，惟因議程排列無暇傾談，殊以爲恨！但獲睹豐度瀟灑，儀態和藹，足徵是積學碩德高僧，良用傾心。今蒙不棄，遠道遺問，復示題囑寫「世界佛教徒會議的我觀」，我本推魯不文，但雅命難違，遂捐筆聊抒我感，所陳腐迂，尚希指正！

縱觀人類進化史，在原始時期，人與自然搏鬥，才謀到生存與安樂，繼而生殖日繁，遂變爲人與人鬪爭，演成弱肉強食，弱肉強食的趨勢。試翻閱史冊，雖然造成許多英雄豪傑的人物，與燦爛輝煌的事蹟，傳揚千秋，令人敬慕！若從宗教方面觀察，俱是一片悲慘的記載，痛心萬分！現代科學昌明，物質文明進步，一日千里。而殺人武器，亦是日新月異。更不敢想像其後果。倘世人不悟，醉心武力，互相殺伐，最後非誰勝誰敗的問題，直演到世界毀滅，同歸於盡！如改絃易轍，別謀良圖，現世界險阻，被科學征服，天空水陸交通便利，已使地球圓縮小，各民族開來往頻繁，文化交流，消弭歧視心理，情感日漸融洽，而趨于大同現象。但是大同意義非甲併乙，亦非乙滅甲，而是精誠親愛平等相處，以達互助共榮，康樂境界。

泊二次大戰結束後，舉世明智政治家，深感瘡痍滿目，並因痛定思痛，皆奔走呼籲和平運動，冀永絕戰禍，遂有聯合國的組織，遇有國際紛糾，以政治方法解決，

做思維工夫容易得多」這話已指出「他力加被」的重要性了，雖然本分事不是一定要倚仗他人，譬如立志努力商場，不少白手興家的人，但如有殷富良朋幫忙籌助，總是比較獨幹省力。六祖說得最明白，壇經說「若自不悟，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，是善知識有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性，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，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，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，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得解脫者無是處」照這樣看來，可見釋迦聖明星得悟，不假外求，而雪峯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求亦有故，試觀永嘉言契旨，猶須一宿；南嶽已蒙印可，猶待六祖十五年日臻玄奧，則善知識自有其潛移默化的妙用可知。我讀了男青譯文，喜法有傳人，慧燈未滅，引領西瞻，不禁向空遙禮，世有聞南印度當代聖者而浩然興行腳參方之思者麼？筆者有可能因緣，當穿上草鞋，和你把臂同行啊！

免啓戰端，不料數年來徒聚訟盈庭，毫無裨益。反而加速了戰事，足不旋踵，烽煙再見於瓊國。推度其因，固由共產集團野心侵略，妄想奴役人類有以致之。但其所能喪辱無辜，投諸戰場者，當有其他因素存在，姑不談述。總之，世界和平安樂，須以慈愛爲基石，愛的擴大即是一「民胞物與」的博愛，循此途徑，始能達到理想境地。願我們佛教徒，先由健全組織世界佛教會做起，弘揚釋尊無我利人偉大神，挽救世界浩劫。共產匪徒，無論其如何暴戾不仁，終久被亦人斯當有人的本性，不能迷亂到底，祇要我們抱定愚公移山的意志，除祛畏難心理，勇往直前，自有碩果，務期共勉之！

回憶在日本參加世佛會時，獲與各國道友把晤言歡，並不因國籍種族言語而有歧異心理，俱是赤誠親愛，一團和氣謙讓，直同身蓋世外桃源，不知有秦漢。假使此種精神，播送到世間任何角落，則消弭人類間的忌恨，化戾爲祥，何至兵戎相見，作無情的慘殺，由此益足證佛陀的救世，不惟非是理想而是實現的實徵！

## 附復南洋檳榔嶼世界佛教通訊社廣德法師函

廣義法師慧鑒頃奉 大函敬悉辱承 不棄遠道勞問附寄法相殊深感激！茲遵 囑寫就「世界佛教徒會議的我觀」文外錯當多尚希 指示並盼 德音時頌，以慰遠思是幸。專復順頌 道 綏

嘉 章 拜啓 二月廿四日